

关征翔文集

雪地红玫

关征翔 著



白山出版社

关征翔文集

雪地红玫

关征翔 著

白山出版社

1999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征翔文集:雪地红玫/关征翔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1999. 4

ISBN 7-80566-702-0

I. 关… II. 关…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542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9.625 印张 251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忠义

特邀编辑:马 波

封面设计:晓 更

封面画:泰 然

责任校对:宇 佳

印数 1—2300 册

ISBN 7-80566-702-0/I · 102

全套 4 册 定价:56.00 元(本册:14.00 元)

目 录

一	坚贞不屈·····	(1)
二	红花岭·····	(8)
三	欢迎你,我们的伙伴·····	(22)
四	献策·····	(35)
五	会前的风波·····	(42)
六	新队长的新规矩·····	(54)
七	年轻姑娘的心·····	(60)
八	针锋相对·····	(70)
九	艰辛的里程·····	(80)
十	贴心人·····	(92)
十一	心里的灯·····	(103)
十二	希望·····	(112)
十三	徘徊·····	(125)
十四	父与女·····	(135)
十五	严冷的寒夜·····	(149)
十六	许愿·····	(160)
十七	黄彩娥上任·····	(166)
十八	怎么办·····	(173)
十九	老羞成怒·····	(187)
二十	大战氨水缶·····	(199)
二十一	密谋·····	(208)
二十二	难堪·····	(213)

二十三	离间计.....	(227)
二十四	崭新的友谊.....	(239)
二十五	欢乐的红花岭.....	(249)
二十六	除夕之夜.....	(261)
二十七	难关.....	(270)
二十八	欣喜的钟声.....	(278)
二十九	切齿地仇恨.....	(289)
三十	春满枝头.....	(295)

一 坚贞不屈

最近，好几天一直在刮着使人睁不开眼睛的猛烈大风，在那刚刚收割完庄稼的土地上，灰雾茫茫。这时满山遍野除了那灰尘滚滚的满天黄沙，再就是被严霜所打落的枯黄败叶成群结队的伴随那不停息的狂风上下飞舞。那红艳艳的姣阳和湛洁的蓝天也被那翻滚的乌云所覆盖。在这呜呜嚎叫的剧烈秋风里，人们都知道，那特大的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了。

今天是苍山县革命委员会工农干校开学典礼的日子。因为这批学员是经过县革委会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排了又排，选了又选，他们不仅年龄都在二十五岁以下，而且在三个月以前选上来以后，又派到各地当了一段宣传员，经过多方面观察，认为这批学员全是苍山县青年当中的最优秀分子，是选拔出来的“尖子”，是红色政权最信得过的接班人！从今天开始，县里不但要组织他们学习好中央有关文件，并且还要组织一些社会名人和一些敢于斗争的典型人物来给他们做报告，让这批未来的年轻掌权人多学到一些本事，完了再把他们分配到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去掌权！

为了重视这个学习班，苍山县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史振邦工作虽然那么繁忙，可是他仍挤出时间顶着大风沙也到干校来参加这次隆重的开学典礼。

在大会上，其他项目全进行完了，最后在一片热烈掌声中请县委副书记给做指示。史振邦站在讲桌前一看坐在他面前这一群生龙活虎似的年轻接班人，他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他无比激动地大声讲了起来！史振邦说，现在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了！那些由民主派而变成的走资派，这些老家伙咱们从现在开始，就统统把他们赶下台，由你们开始来掌握政权了！下边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史振邦一听这掌声，心里更高兴了，他喝了一口茶水，便更加有劲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要求学员们要擦亮眼睛，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国内斗争形势，他又联系到县内，他说关于在我们县里要培养出个什么样的先进单位，这也是一场斗争！一讲到县里的斗争，史振邦就更激动了，他大声地喊着：“现在这阶级斗争处处都有嘛！我们县红色政权培养出来的先进典型，可是这新事物一出现，就有人横加指责，说这也不好，那也不是！这要是出于群众之口，对新生事物不认识，那还情有可原，可这里边有阶级斗争啊！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提高警惕！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最首要一条，这也是我们县红色政权的决心：那就是我们的工业，就坚决按东风机械厂的样子办下去！我们的农业，就坚决照红花岭生产队的样子办！这两个先进单位就是我们苍山县的样板、红旗！你们将来到领导岗位上以后，就要把你所领导的单位办的都像东风机械厂和红花岭生产队那样！如果我们全县的工业和农业全都能办成像这两个先进典型这样，这就是我们苍山县的伟大胜利！这就是……”

“史书记，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大家全在静心细听县委书记的讲话，当时屋子里静极了。可是后边突然出现这一句反驳声，当时这个声音虽然不算太大，却非常引人注目，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头朝发言方向转了过去。

从后排站起来的这个发言人是一个大约有二十多岁的姑

娘，只见她长的高高的身材，在脑后梳着长长的两根辫子。她的面色就跟那刚刚露出水面的芙蓉花似的，在她那高高鼻梁两边有一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在那长长睫毛遮掩下，显得非常深邃、有神。大家一看全认识，这个学员是从红花岭生产队来的，她的名字叫高淑英。

史振邦这时看看高淑英，脸上仍带着笑向高淑英问“淑英同志你说说，你有什么意见？”

高淑英看看史振邦，无比深情地说：“史书记，关于在我们全县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型，这很重要，所以我不能同意把红花岭作为一个先进集体让全县都来学，因为它不是！我的意见完了。”说完她便坐下了。

“你说什么？”史振邦马上将眉头皱了起来，但他仍耐着性子拉着长声说：“淑英同志，红花岭虽说是你的家乡，可是你的谦虚也有点太过分了！红花岭是我们县培养多年的先进典型，那经验都是成套的，可不应该轻易否定啊！好了，我们不辩论了。关于红花岭这面旗帜我们还得举，全县还都得认真去学……”

“史书记，你让全县向红花岭学什么？”高淑英猛地又站了起来：“学习红花岭的经济落后吗？学习红花岭的社员有分无值吗？”

“哎呀淑英同志，你这样发言有点太过分了吧？”史振邦非常生气地看着高淑英，又过了好半天他才大声地说：“我们不管对待任何事物，最首要的一条，那就是要突出政治！我们评价红花岭，当然也应该用这条标尺来衡量喽！现在红花岭的政治空气比任何一个生产队都浓！红花岭的社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是高！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也是没比的！就凭这两条还不值得全县学习吗？”说到这他又看看高淑英，把声调又放低了些说：“淑英同志，我们所以把你从红花岭生产队抽出来培养深造，就

是希望你从咱们县工农干校回去以后，能把红花岭公社党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首先让你家乡的先进事迹在你所领导的公社内开花、结果！完了再向咱们全县普及、推广……”

“让全县都来学习红花岭？让全县都变成红花岭这样？”高淑英看看史振邦，又看看坐在她身边的众学员，又过了好半天，她才无比难过地说：“我从小就生长在红花岭，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我也非常热爱我自己的家乡！可如今的红花岭，有哪一点地方值得全县来学习呢？”说到这她无比难过地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她又抬起头来看看史振邦，说：“史书记，有时间你应该到我们队社员家里去住上几天，看一看嘛！那里的社员，如今困难的一年四季连苞米面糊糊合青菜都填不满肚子，你还让全县都去学习红花岭，咱们全县要是都像红花岭那样，我们的国家不就彻底完蛋了吗？”

“高淑英你太放肆了！”史振邦狠命用拳头一敲讲桌，大声地说：“你把县委多年培育的红旗单位污蔑成什么了？我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和那些老家伙唱一个调调！看来你也接不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更不配当公社的党委书记！”

高淑英看了看那面色气得铁青的史振邦，她也无比气愤地说：“干校如果培养我就是为了去推广落后典型，当这样的书记并不是什么光荣，我感到羞耻！”

“好！”史振邦咬牙切齿地转过身去，喊了声：“马校长，你们立即写通告，马上开除高淑英！”

“是！”马校长转身便去照办。

史振邦这时觉得胸中的怒气还没出来，他又对着高淑英大声地喊道：“高淑英，你马上给我离开干校！我永远不许你再当干部！”

“好，我就走！”高淑英推开房门便猛力地朝女宿舍跑去。

“淑英！”这时有不少学员也推开门跑了出去追赶高淑英。

学校很快就将开除高淑英的通告用毛笔写好贴在干校大门外揭示板上。这时有许多同学都围在揭示板前看这张新贴出来的通告。外边的风越刮越大了，天上的乌云也越来越低了，那骇人的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这时站在门前的许多同学都说：“今天晚上不能让淑英走啊，看这猛烈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正在这时不知是谁朝院里一指，高喊了一声：“你们看哪，淑英背着行李来了！”众学员都不约而同地齐朝院子里望去！

这时只见高淑英身后背着行李，迈着疾快的步伐，迎着大风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众学员像一窝蜂似地拥到了高淑英的身边，都一齐高声喊着：“淑英！”

有一个年轻的女学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高喊了一声：“淑英姐！”便一下子扑向高淑英，她紧紧拥抱着高淑英，眼里一边流着泪水，一边说：“淑英姐，你不能走啊！”

高淑英也紧紧地拥抱着异常激动的小姑娘，此时高淑英的心情也是极不平静的。她用手轻轻抚摸着小姑娘的头说：“小妹妹，别这样！”

许多学员都围在高淑英的身边说：“淑英，你不能走啊！”

高淑英看看围在她面前的热情学员，在与大家分手前，她也是无比激动，她看了看大家，满怀激情地说：“同学们，作为我们同志间相处，就此分手，我是舍不得你们！可是对于这干校……”她回转身看看干校大门上挂的校牌子和门边的揭示板，又把脸转向大家说：“我是应该走的！——去建设我的家乡红花岭！……同志们，再见吧！”说完她向大家招招手，便转过身去朝奔向山里的大道走去。

“淑英！”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学员，她上

前紧紧拉住高淑英的手说：“你看这天眼看就要黑了。淑英，你在这再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高淑英非常坚强地说：“大姐，天黑我不怕！”

“淑英姐！”这时那个小姑娘又凑近高淑英的身边说：“再说你看这满天的黑云，又刮着这样大的风！这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在这样的黑夜里，那山路该有多难走啊！”

这时众学员也都一齐围上前说：“对呀，淑英你现在不能走啊！”

高淑英看看好心的众学员，果敢地说：“同志们请放心吧，我从小生长在山区，走惯了泥泞的山路，这么点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好，同志们再见吧！”说完她便一转身，迈着大步朝山里走去。

天边闪了一道划破云空的亮光，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响脆雷鸣，在那猛烈的大风中，眼看着那大暴雨就要降临了。

众学员都不放心地高声喊着：“淑英，这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你明天再走吧！”

已走上岭崖的高淑英回转身来，向大家招招手说：“同志们，再见了！我回去建设红花岭！”

这时在那夜空里又闪了一道电光，紧接着又是一声震耳的雷鸣，后边便是那比黄豆粒还大的雨点猛落下来。众学员这时仍舍不得回屋去，大伙都紧紧挤在干校门前一棵老榆树下，都一齐望着高淑英所走去的山岭。只有在那闪光划破夜空的一刹那间，他们仍看见高淑英像只不畏狂风的雄鹰似的，勇敢地迎着猛烈的暴风雨朝岭顶攀登。这时又有许多学员仍对着高淑英所去的方向高声喊：

“淑英，祝你成功！”

“淑英，我们等待红花岭的好消息！”

可是，在这狂风暴雨所笼罩的夜空里，高淑英是听不见他们的喊声了。他们只能凭借闪电的亮光偶尔能看见一眼高淑英朝更高岩岭攀爬的矫健身躯。大家都一齐遥望着被雨水拦阻着他们视线的远峰，这时有许多学员，眼里慢慢流出了难过的泪水。也不知是哪个学员，低声地唱起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随之便有许多声音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歌声越来越大，它冲破了暴雨，冲破了狂风，一直朝向更高更远的岭峰飞去：

乌云滚，狂风猛，
漆黑夜，飓风里，
展翅翱翔矫健勇敢的鹰！
我们的年轻一代呀，
宏伟的大业，
由你们来继承。
人民的希望，
你们要牢记在心中！
展翅飞翔，
矫健勇敢的鹰！
迎着暴雨，
顶着狂风，
去迎接新的战斗，
去迎接火红的黎明。

二 红花岭

一夜暴风雨过后，第二天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晌晴天。

天还没亮刘金兰就爬起来穿好衣服下地点火做饭。刘金兰在红花岭生产队也是个数得着的干活麻利的妇女。她起炕不一会儿就把猪鸡鹅狗全喂好了，饭也做熟了。可是当她把白菜和土豆子刚切好下在锅里头，用手朝咸盐缸子里一伸，发现里边连一个咸盐粒都没有了。这时刘金兰才想起来，这盐打好几天前就应该买，就一直因为手里没有钱，这盐就总也没买成。好几天了，她一直刮那盐缸子底，才算勉强把菜做成了，可昨天晚上她已经把这盐缸子用开水烫过了，那里边连一点盐星都没了，这早晨的菜怎么办呢？刘金兰站在锅台边想了一下，她便手端一个瓷盆从房门口走了出去。

刘金兰走出胡同口刚一拐弯，正好碰见高成全提个粪筐从对面走来。刘金兰忙向高成全高声喊道：

“高队长你来的正好，我还想到你家去呢！”

“有事儿吗，金兰哪？”高成全停止了脚步，看着刘金兰。

“我这菜都下锅了，可就等钱买盐了！”

刘金兰看着高成全，用恳求的声音说：“高队长，我们在队里可是存钱哪！”

“金兰，从打三天前我就在队委会上宣布了，我不当队长

了！”高成全说完，又哈下腰去捡地上的牛粪。

“我说高队长啊，你可真的就撂了挑子了？”刘金兰非常关心地又朝高成全身边走近两步。

“不是我撂挑子，金兰，我干不了哇！”高成全直起腰来看看刘金兰，又说：“现在一想这几年我这队长当的，真是对不起咱红花岭的广大社员哪！”说到这高成全又哈下腰去捡他前边的粪，可他嘴里仍接着说：“我要是再接着干下去，那可就更作孽了！”

刘金兰一听，高成全真把红花岭生产队长的挑子给撂了，她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她又紧跟在高成全的身后说：“可如今你这一甩手不干……唉，那咱红花岭不就更完蛋了！”

“我干这几年你还没看见吗？”高成全又朝刘金兰转过身来，说：“粮食产量没上来，分值更提不上！我现在还不应该给那有能耐的人倒倒地方！”

“这我们当社员的都知道，在红花岭当队长不容易呀！”刘金兰看看高成全，又说：“可是高队长，你就是千难万难，看在红花岭这些老亲旧邻的面子上，这队长你还得接着干嘛！”

“你们这一片好心我领了！可我不干也是为了红花岭好啊！”说到这，高成全又拎起粪筐转过身去，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转身来对刘金兰说：“现在你要想支钱，赶快到队部去找小会计，队里是刚进一笔卖公粮钱！”说完高成全便手提粪筐走了。

眼望高成全走后，刘金兰手里端个瓷盆便急匆匆朝生产队部走去。一边往前走，她心中不住地想：现在生产队进钱了，不管怎么说也得让小会计给支几个钱解决一下这燃眉之急呀！

“三嫂，你端个空盆干什么？”

刘金兰正低着头朝前走，忽然听见耳边有人跟她说话，忙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张春山正从队部的大门里往出来。刘金兰忙把

手里的空盆朝张春山面前一举，说：

“家里连买咸盐的钱都没了，我想去找小队会计支几个钱。”

“你趁早别去了！”张春山朝刘金兰一摆手说：“有困难到别地方去想想办法得了！”

“到别地方？我可没有地方去借！”刘金兰看看张春山，说：“春山，你不摸细底，我听说小队里现在有钱！”

“小会计刚才跟我说了，队里现在是有几百块钱。……”

刘金兰忙说：“那咱就去支点呗！”

“支点？你说的可真容易！”张春山无比气愤地说：“现在大队康主任有命令，这钱一分一文也不许动！”

“为什么不许动？”刘金兰大声地喊了起来：“我们累了一年到八夏，小队没钱讲不了，今天有钱凭什么不支给我们？”刘金兰说着就要往队部院子里走。

“三嫂，我劝你回来吧。”张春山说：“你去当不了钱支不出来，还倒惹一肚子气！”

“不行，春山你别拦我！”刘金兰坚决地说：“他小队里正攥着钱，我就不信他不支给我几个买咸盐！”

“你算了吧！”张春山仍很诚恳地说：“三嫂啊，我看你回去跟三哥合计一下，搬走算了！这红花岭还有个啥住头啊！”

“搬走？往哪搬？”刘金兰又转过身来朝张春山问。

“我看叫个地方就比这红花岭强！”张春山气愤地说：“咱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好累没少受，可到最后，……小队倒是褂的满屋红旗，外边还都说咱这是全县的红旗队！可咱社员，要粮不够吃，要钱没钱花！三嫂，你说咱还守在这，可到底是图希个啥呀？”

刘金兰长长地打了一个咳声说：“我跟你三哥早就想搬走，可你二姑和你二姑父能舍得这故乡故土吗？”

张春山说：“我看你们两口子要是坚决走，他们也得随着你

们哪！”

刘金兰站在那想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儿得以后跟你三哥慢慢商量！”说到这里她一眼忽然又看见手里拿的瓷盆子，于是她又忙说：“现在我还得去找小会计，家里还正等盐下锅呢！”

张春山说：“你去也是白跑。”

“白跑我也得去！”刘金兰刚走出去两步，她又扭转过头来说：“春山，你们家啥时候搬哪？”

张春山说：“一会儿就来车，来车就搬哪！”

“好，一会儿我帮你搬家去！”刘金兰看看张春山，又说：“春山哪，搬到那帮三嫂问一声，要是也让三嫂落户，捎个信来！”

张春山点了点头，说：“行啊！”

刘金兰这才转身朝队部走去。

张春山站在队部门前用眼望望直奔岭顶的大车道，他又回过头来看看队部，街道和房屋，这时心里感到火辣辣地难受！很早以前他就下了狠心：不管迟早，我坚决得离开这个红花岭！当时他想，只要是能离开这穷困的地方，就凭他这满身力气，努力干它几年，生活一定会一年年地好起来！他盼望已久的愿望，今天就要实现了。可当他就要离开这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时，顿时又在他的心头产生出对这红花岭无比眷恋的情感来！他现在觉得不管是那快要坍塌的牛圈棚，还是那刚刚用泥土堆垛的场院墙，在他眼里都感到无比亲切！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展展的土地，这黑土地上有他洒下的汗水，今天一旦要分离了，他心里又怎能平静得了呢？想着想着，不由地从张春山的眼里流出两行热泪来。……

“可是不走又怎么办呢？”张春山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红花岭的现状，他想了又想，最后得出的结论还只

有一个：“现在离开红花岭是完全对的！……”

“哟，我当是谁站在这呢，还是春山大外甥啊！”

张春山回头一看，站在他身边跟他说话的却是董二木匠的老婆，黄彩娥。这个黄彩娥可是红花岭的有名人物。她虽然现在已经年近四十岁了，长的却很年轻，又非常会打扮。听说她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在几十公里内闻名，一方面因为她人长的挺漂亮，另方面她交了不少男朋友，有很多年轻人都在她身上争风吃醋，后来他爹妈一看这女儿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坏，就狠狠心把她嫁到五十多公里地以外的红花岭来了。那二木匠董福比黄彩娥大十二岁，一点也不随黄彩娥的心。可当黄彩娥跟二木匠结婚不久，第一，她发现二木匠挣钱比一般农民多；第二，董福时时刻事全听她的，他只是把钱挣回来往她手里一递，就不管了；第三，董福长年出外干木匠活，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不敢阻拦黄彩娥跟别的男人来往。所以黄彩娥和董福结婚后却感到十分满意！她觉得跟董福结婚比找个最称心的男人还好！所以黄彩娥住在红花岭，那些正经本分的庄稼人都远着她，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二滑屁才总围着黄彩娥转来转去。

“听说你们要搬家了，”黄彩娥说：“我可真得去看看我那老姐姐去呀！”

张春山对黄彩娥点了点头说：“好，您去吧！”

黄彩娥又关心地向张春山问：“春山，你们打算往哪搬哪？”

张春山说：“往岭南我二姑那搬！”

黄彩娥看看张春山又说：“春山哪，你在这红花岭住了这么多年，现在说走就走，你妈能舍得这块土吗？”

“我也是从心里舍不得这红花岭，可是不搬又有什么办法呢？”张春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么大个小伙子，一天连一张邮票钱都挣不出来！……哎，这岭南大车怎么还不来呢？”他